



zhongguo zhenqi
dongwu gushi congshu
中国珍奇动物故事丛书



河狸别墅
迟到的天鹅
山湖水怪
乃提拉湖
紫貂

沙原·古井·野驼
野马传奇
猫头鹰引起的……

河狸别墅

● 梁泊 著

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HUBEI SHAONIAN ERTONG CHUBANSHE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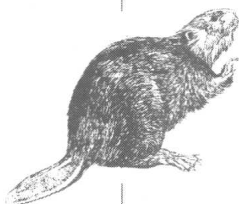
zhongguo zhenqi dongwu
gushi congshu

中国珍奇动物故事丛书

河狸别墅

heli bieshu

● 梁泊 著



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HU BEI SHAO NIAN CHU BAN SHE



目 录

河狸别墅 / 1

迟到的天鹅 / 21

山湖水怪 / 32

乃提拉湖 / 43

紫 貂 / 62

沙原 · 古井 · 野驼 / 76

野马传奇 / 97

猫头鹰引起的…… / 109





H · L · B · S

河狸别墅

我坐在被秋风染黄了的土岗上，眼望着岗下的小河。河边的芦苇凌乱地歪倒着，河水一片沉寂，失去了往日的欢乐。

“瓦西——”我用手拢在嘴边喊着。

我在寻觅我的朋友，那是一只小河狸，它就应该住在这条小河的岸边。是的，我离开这里的时候，就是在这儿同它告别的。

已经10个月不见了，我从二台专程跑来看它，河狸的小屋空了，瓦西却不知道到哪儿去了。

“瓦西——你在哪儿？”我挥着两条手臂，大声叫喊。

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，我曾在土岗上一连坐了四天，我每时每刻都在盼望着，盼望河水有泼刺的响声，瓦西会突然出现在我面前。一天，两天，它没有来，三天，四天，它依然没有来，多叫人伤心啊！我明天就要走了，难道我们此生再不会相见了么！

太阳偏西了，阿尔泰群山上投来晚霞，我应该回去了，不！万一在我走开的一刹那间，瓦西来了，岂不是当面错过么！再呆一会儿吧，我心想。



“瓦西！我在等着你！”我从衣袋中拿出口琴，尽情地吹起来。我吹的是《美丽的阿尔泰》，颤抖的旋律，在静静的白桦林中飘动。

我吹了一遍，又吹了一遍……琴声把我带到往昔的回忆中去了……

—

俗话说：“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”

去年春天，朝夕同我相伴的妈妈，在一次车祸中不幸丧生了，我成了半个孤儿，心中悲伤极了。

爸爸很忙，妈妈的葬礼他都没能赶回来，只是打了一封电报，全权委托给了小姨。小姨是一支动物考察队的负责人，现在正在准噶尔盆地中寻找野马。

小姨决定带我到二台去。二台在新疆北部，那儿有一条河，叫乌伦古河，南部和东部都是阿尔泰山的支脉，西边连接古尔班通特大沙漠，地貌十分复杂。

小姨和一个小伙子骑着高头大马，风尘仆仆地到车站来接我，小伙子是小姨的男朋友，大学时的同学。

“来！认识一下吧，我叫李杰！”他伸出手来，热情地说，“像男子汉一样握握手吧！”

“我们早就是朋友了，妈妈说过你！”我说。

“那好，就别客套了！”他按哈萨克人的习惯，搂住我的肩膀，还拍了拍我的背，哈哈大笑着。

“我应该叫你什么？”

“就叫叔叔吧！”

“以后也许还要改口！”



“以后的事情再说吧！”李杰诡秘地笑了笑，“到河边去怎么样？”

我问：“远么？”

“有 100 多里路！”他滔滔不绝地讲起来，讲乌伦古河的美丽，讲稀有动物河狸，讲河狸的生态趣闻，讲河狸的别墅……

“河狸别墅？太有趣了！”我喜欢童话，河狸别墅，太有诱惑力了，“可我学习怎么办？”

“站上有所 12 个人的中学，大家轮流当教师！”

我同意了，可是小姨她……

“她会同意的！”李杰说得很肯定。

果然，在他同小姨嘀咕了一阵之后，小姨走到我的面前，摸摸我的头，用好听的声音说：“就去河狸站吧！等你爸爸回来，再想办法安置你！”

“放心吧！我已经长大了！”我挺着胸脯说，好像一个出征的战士。

就这样，我和李杰共骑一匹马，来到荒凉河谷里的河狸站。

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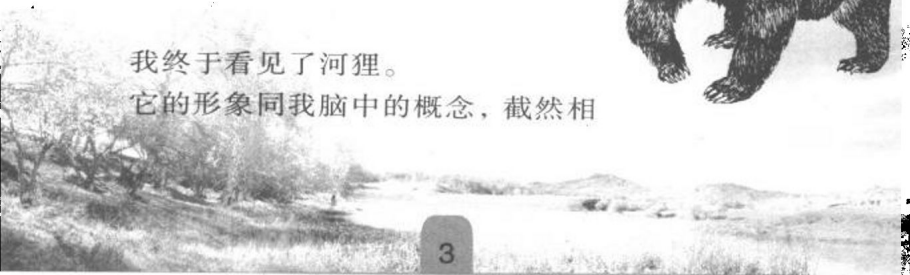
我终于看见了河狸。

它的形象同我脑中的概念，截然相

猯 猯：也称林猯，外形像大猫，尾巴短，两耳尖端有簇毛，两颊的毛也较长。善于爬树，行动敏捷，性情凶猛。



黑熊 熊：又称狗熊、黑瞎子，体毛黑色，颈下有月牙形白斑。杂食，有冬眠习惯。





反，狸者“猫”也，可它根本就没有猫的样子，相反，它是只地地道道的大水耗子，头和身子、毛色都像，只是尾巴不像，是扁平的椭圆形，上边布满了鱼鳞。

李杰说，在正常情况下，人很难看到河狸的活动，因为它胆小，多在晨昏和黑夜活动，多半时间都潜在水里，只有采食时，才到岸上的树林里来，用门齿啃咬树木，把它伐倒，切成一截截，从水中拖回窝窠。

是李杰把我带进一处偏僻的山沟里的，那儿有条河汉子，岸边长着茅草和杂树林子。我能认得出来的，有杨树和桦树，地面上有很多被咬断的小树桩，那都是河狸的杰作。

山沟里很幽静，除了鸟雀的叫声外，只有微风吹过，偶尔能听见“咚——噗——”的响声，说不准是树木，还是石块在滚动。

“咱们就呆在这儿吧！”李杰指着河边的岗坡说。

“河狸呢？”我望着四周。

“别急，看电视剧还要一集一集的！”李杰拉着我坐下来。

“这里有别的野兽吗？”我问。

“有。树林子大，什么鸟兽都有。”李杰数着，“黑熊，猓猓，野兔，山鹰……”

我俩聊得正欢，突然，我看见河边的草丛晃悠一下，走出来个黄褐色的影子，行动很缓慢，走近水边，“扑通”一声跳了下去。

“一只小河狸，是河狸哥哥！”李杰说。

我注视着它，那小河狸很有趣，在水中游着，一会儿潜下水去，一会儿就探出头来。它的尾巴不停地摆动





着，好像一面浆。

只隔了一会儿，绿草丛中，又传来几声“吱吱”声，另一只小河狸，扭身跑出来，蹲在河水中的一道堤坝上。

“一窝河狸就生两只吗？”我问。

“能生四只，可这窝只有两只。”李杰见我有兴趣，就介绍说，“河狸和其他动物不一样，第一窝的小崽还没独立生活，第二窝就出生了，窠中太拥挤了，大河狸就把第一窝的撵走。”

“河狸兄弟都要被撵走吗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这窝中，又有小崽了吧！”

“有！”

“就要撵它们走了吗？”

“嗯！”

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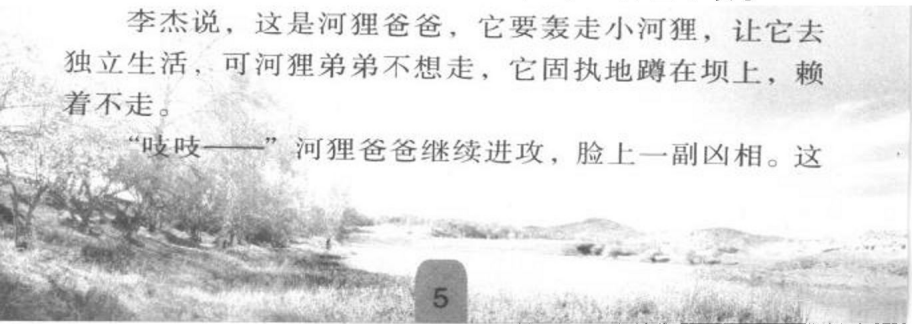
真没想到，事情会发生得这样突然，大河狸开始驱逐河狸兄弟了。

我和李杰正躲在河边的树丛里，只见一堆乱糟糟横躺竖卧的树枝底下，“哗啦”一声，钻出一张胡子脸来，它顺着河中的堤坝冲向河狸弟弟，朝着肩胛就咬了一口。

“吱吱——”河狸弟弟哀叫着，却一动也不动。

李杰说，这是河狸爸爸，它要轰走小河狸，让它去独立生活，可河狸弟弟不想走，它固执地蹲在坝上，赖着不走。

“吱吱——”河狸爸爸继续进攻，脸上一副凶相。这



时，河狸妈妈也出现了，它也参加了驱逐活动。它们怒气冲冲，一只死死咬着河狸弟弟的脖子，另一只用爪子抓挠小河狸的屁股。

河狸弟弟翻滚着，哀叫着。

我急得直搓双手：“李叔叔，你想点办法呀！”

李杰摇了摇头：“这是河狸的家务事，人不能干预！”

“吱吱——”河狸弟弟死命挣扎着，猛地挣脱大河狸的脚和爪子，一下子蹦起来，朝河岸边急跑。跑到河岸边，又停住了。

它眼泪汪汪的，望着岸边的那堆树枝。树枝下边就是河狸的洞穴，也就是河狸弟弟儿时的摇篮呀！

河狸弟弟只歇了一会儿，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，向那窝窠挪动。两只大河狸又追过来，拦住它，这一次打击更厉害，叼着它摔过来摔过去。

“太过分了！”我霍地站起来。

李杰拉住我：“这是大自然的选择。”

“太残酷了！”

“有点不尽情理。”李杰说，“但不这样办，小河狸就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。”

这时，河狸哥哥顺着小河游回了，它大概还什么也不知道，刚从水中钻出来，迎面就遇见满脸怒气的大河狸。

“吱吱——”

河狸哥哥同它的弟弟一样固执，耳朵被扯豁了，嘴巴被咬伤，背上扯开血淋淋的口子。

大河狸的目的，就是把小河狸赶走，让它们去独立谋生，主导思想是对的，可办法太简单，过于凶狠了。

暮色浓了，河谷里暗下来。我看见河狸哥哥，趑趄



趑趑爬上河坡走了，只有河狸弟弟躺在河边上。

“吴际！我们回去吧！”李杰提醒我说。

“小河狸会怎么样？”

“走向新生活啦！”

四

河狸的新生活是什么样呢？我独自到河谷里去了。

我的心颤抖了，那是一种怎样的结局呀！河狸弟弟躺在河边上，头泡在水中，半截身子摊在岸边，身上的血凝固了，它的眼睛却睁着，好像期待着什么。

河狸：旧称海狸鼠，哺乳动物。形貌略似大老鼠，后肢趾间有蹼，尾巴扁平，善于游泳，牙齿锐利，能咬断树干。生活在水边，能用树枝、稀泥等筑堤，并会调节水面高度，使筑在水中的巢不致淹没。毛皮珍贵，曾遭到人类的大量捕杀。现已受到严格保护。





显然，它至死也不想离开温暖的窝窠，它一定数次试着接近木堆下的洞口，可一次也没有成功，它腹中无食，身上有伤，最后停止了呼吸。

它死得太惨了。

这就是新生活吗？新生活的开始，太艰难了啊！

河狸哥哥去哪儿了？

我寻遍了河滩，走遍了草丛，我终于在一片乱石滩中，找到了奄奄一息的小河狸，它遍体鳞伤，肚子瘪瘪的。

我脱下外衣，把它包起来，抱到河狸站，从卫生员那儿要来红药水和纱布，我为小河狸治伤，然后把它放在床头下的硬纸箱内。

我还采来了杨树枝，喂给它吃。还给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，叫瓦西。

我很同情瓦西，我觉得它的命运比我还糟，妈妈虽然去世了，可我还有爸爸，有小姨和李杰，以及很多关心我的人，瓦西却不同，它的爸爸妈妈翻脸了，弟弟死了，只剩下它孤孤单单的一个。

第三天早晨，我醒来的时候，发现瓦西两爪握着树枝，正在贪婪地吃着，它精神多了。食物是生命的源泉，吃了东西，瓦西立刻就有了活力。

我洗脸时，它同我捣乱，“扑通”一声，它跳进了脸盆，躺在水中打滚儿，把纱布都弄湿了。

“淘气，你的伤还没好呀！”我重新给它上了药，又裹上了纱布。

没多久它又弄湿了，不知为什么，那伤口并没有感染，几天之后，瓦西康复了，变成了一只毛绒绒，溜光滑亮的小河狸。



河狸站上养着一只花猫，本来是准备逮耗子的，自从瓦西来了，它再也不敢进我的屋，而门上的猫洞，却成了小河狸的出入口，我发现，夜里，瓦西常到外面去，但天明之前，它准会回来。

妈妈给我留下一把口琴，在春日明媚的阳光洒满屋前时，我常坐在屋檐下，叉开两只腿，吹起一支忧伤的歌。我发现瓦西很喜欢听音乐，琴声响起来的时候，它就悄悄地走来，蹲在我的两腿中间，用尾巴支撑着身子，不错眼珠地盯着我，并且可笑地用前爪抓挠自己的胡须。

它可爱的姿态，时常使我忘记了烦恼。

在河狸站，我终于又有了一个可以寄托的朋友了。

五

这样快乐的时日并没有多久，瓦西变得不安分起来，不独夜间出去，而且，白天也常不在屋里，谁也不知道它在哪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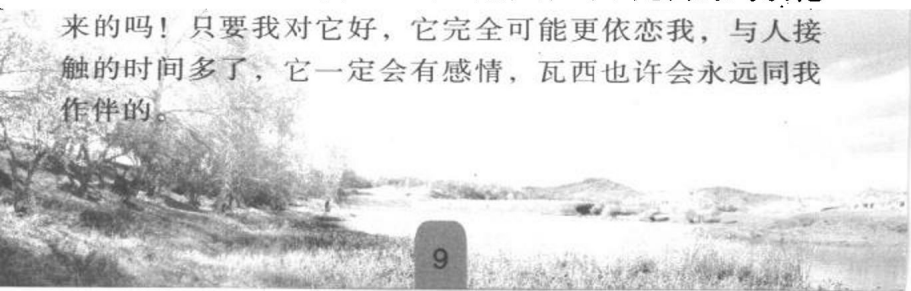
我惟一招呼它的办法，就是吹口琴，只要那优美的旋律吹起来的时候，它准会回来，有时嘴上叼着一片树叶，有时浑身的毛湿漉漉的。

李杰对我说：“你是养不住它的，瓦西已经成年了！”

“它会走吗！”我有些担心。

“当然，它必须到大自然中去！”

我并不完全相信李杰的观点，家鸡不是由野鸡驯化来的吗！只要我对它好，它完全可能更依恋我，与人接触的时间多了，它一定会有感情，瓦西也许会永远同我作伴的。





“这不可能，它已经开始了自己的秘密工程。”李杰笑着，但说得很肯定。

“什么秘密工程？在哪儿？”我大吃一惊，我两眼望着李杰，希望他不是开玩笑。

“你自己观察吧！”

我认真地观察起瓦西来，开始时，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，可后来，我发现它整夜都出去。它的身子变胖了，猫的洞口变得狭窄了，瓦西往外钻时，常发出很大的响动。

一个月光如水的夜里，洞口处响了一下，我立刻醒来了，轻轻推开房门，发现瓦西朝房后的白桦林跑去，那儿有个大水坑，坑的中间突起一块三五间房子大的荒地。

“喀哧喀哧”，树林中传来响声。





我轻轻走过去，隐在树后，看见瓦西正在啃一棵树，它蹲坐着，两爪扒着树干，歪着脑袋，不停地啃咬，白色的木屑堆在脚下。

“嗵”的一声响，桦树倒下了。

瓦西又开始截树干，把桦树截成几段，然后拖着树枝，走到水边，游向坑中的荒地，它往返几次，伐倒的树就不见了，只剩下基部的干。

我想：“这样沉重的东西，它是弄不走的！”

我错了，瓦西很有本事，头脑也极聪颖。它撅着屁股，在树干旁边刨了一道沟，又把沟同水坑连通，于是，水就涌入沟中，然后，把树干推下水中，就轻松地推着走了。

真没想到，它竟然挖了一条运河。

天明之后，我看见荒地上堆起个桎桎杈杈的木堆，那就是林中小屋——河狸的洞穴啊！

我被它的精神感动了，小小的河狸，它并不想依附于我，虽然不缺吃少喝，虽然每天它都悠



闲自在，它并不满足于这些，而是秘密地建造了一处别墅，它要作个真正的河狸，要像真正的河狸那样生活。

我受到了启发，我要努力学习，要作个有用的人，不能总沉溺在对妈妈的怀念里。

瓦西回来的次数，越来越少了。那个门洞已经影响



它的进出，它住在水坑中了。

六

不知什么地方下了大雨，站后的水坑灌满了水，把荒岛淹没了，把瓦西的林中小屋冲散了，一截截木棍儿在水中零乱地漂浮着。

还没有完全建成的河狸别墅，被大水摧毁了，这对瓦西可是个大的打击。

而且，我发现瓦西也失踪了，涨满的水坑里静悄悄的，不知什么地方，传来“滴嗒滴嗒”的流水声，小河狸的影子不见了。

我在泥泞的草地中寻找它，没有。我在一片狼藉的树林中寻找它，依然没有。难道它会爬上岗坡去吗？我觉得不太可能，它的腿短，身体肥胖，行动缓慢，怎会选择这样一条危险的路呢！

从早晨到黄昏，我不停地走，大声呼喊着重瓦西的名字，甚至几次吹起了口琴，结果，都不见它的踪影，我的小伙伴失踪了。

“必须找到它！”我下了决心，哪怕它死了，也要找到它的尸体。

我滚得像只泥猴，嗓子也嘶哑了，裤腿湿漉漉的，一只鞋不知什么时候也跑丢了。我像个疯子，在山野中奔来奔去。

我失望了，一屁股坐在岗上的乱石上，浑身一点劲儿也没有了。这时候，我突然发现了一只老鹰，它舒展着翅膀，在小瀑布上边盘旋，久久不肯离去。



“瓦西会不会在瀑布那儿！”我心中一动，“老鹰一定发现了目标。”

我趑趄趑趄地跑着，果然，我看见了一团黄褐色的身影，翻过岗头，正顺着乱石嶙嶙的排水沟往下走，瓦西可真有毅力，它竟然翻过一道岗，究竟为了什么呢？

“瓦……”我刚要喊，又立刻闭住了嘴巴，因为，我发现了一个情况。

瓦西正准备翻过一块元宝形的石头，它爬着，已经接近中间的豁口了，元宝石的对面猛地也探出一张毛茸茸的脸来，也是一只小河狸，它大概也是刚被父母驱逐出来的。

两张河狸对视了一会儿，还互相用鼻子嗅了嗅，就同时跳上元宝石的洼，亲热地抱在一起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的眼前模糊了，我的心在颤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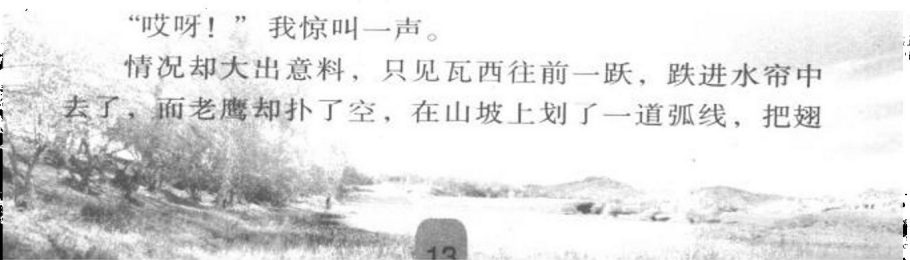
“啾啊——”空中传来一声鹰啼。

盘旋的老鹰发现了瓦西它们，我担心起来，伸手抓起一块石头。这时，只见瓦西一下子滚下石头，朝着小瀑布跑去，而另一只小河狸却不见了。显然，瓦西是想把老鹰从自己同伴身边引开，它的心灵真高尚啊！这种行为发生在人身上，也是难能可贵的，何况它是一只小动物！

瓦西跑跑停停，它的脊背完全暴露在老鹰的视线里，我认为，它是很难斗过老鹰的。看啦！老鹰俯冲了，它迅如闪电，一头扑下来。

“哎呀！”我惊叫一声。

情况却大出意料，只见瓦西往前一跃，跌进水帘中去了，而老鹰却扑了空，在山坡上划了一道弧线，把翅





膀提起来，爪中却是空空的。

黄昏中，倦鸟归林了，一群乌鸦聒噪着掠过。老鹰绕着山坡又飞了两圈，悻悻地飞向远方去了。

“瓦西！”我喃喃地喊着。

过了不知多久，奇迹发生了，瓦西竟然从瀑布边出现了，它精神抖擞地跑着，就在元宝石的下方，另外一只小河狸正等着它。

两只河狸一前一后，沿着山坡走去了，可以肯定，岗下是有河流的。

我没有再喊它，默默地站立很久，才向河狸站走去，我要把这一切都讲给李杰听。

七

李杰告诉我，瓦西很快就会建立一个家庭的，它舍身相救的一定是只雌河狸，也许在岗后的那条河上，也许还要逆河而上，挑选一条偏僻的河汉子。

“我现在忙着，正在搞普查。”他拍拍我的肩膀说，“等几天，我工作结束了，就陪你去找瓦西！”

可我已打定了主意，自己一个人去寻找小河狸，如果瓦西建立了家庭，我是不会干扰它的，任何生命都有生活的权利，我只是想看看它在干什么。

一天，吃早饭时，我藏了一个馍，还夹了两片咸菜，饭后用李杰的军用水壶灌了水，就悄悄出发了，我是准备远征的。

从小瀑布那儿下去，果然有一条河，河虽不深，但很宽，我涉水过河，沿河边往上游走。在河狸站呆了二